



第五期

### 男女同學問題

三傑 欽生

女子本來不是人類以外的動物，也不是奴隸，也不是囚徒，爲甚麼要用「開放」這種字眼呢？似乎太不妥了。但是我們的女同胞，今天所處的是甚麼地位？是不是非人的地位？是不是奴隸的地位？是不是囚徒的地位？社會上是不是把他們當作非人看待？是不是把他們的人格破壞了？是不是把他們作玩器？如果是的，我們就要用到「開放」這種字眼了。我以爲婦女運動，非先由男女受平等教育下手不可，欲使男女受同等教育，又非由男女同學不可。男女同學的長處略述如下：「我今日日的男校都幼稚，女校是更不必說了。由我國今日的情狀觀之，若非採男女共同教育的制度，則我國男女永遠沒有教育平等的希望。」

### 讀「文明曙光」後

中二 黃光福

隨便可知三隔了，總而言之。男女同學這件事，到現在來，是急急不可容緩的。在理論上，本已不成問題了，也可以說是多說的話。不過在事實上，還少見諸實行，所以我又不妨來說幾句話。

大宇宙之中，不知經過了幾變遷，纔由星霧變成圓滾滾的地球，又不知起了多少變化作用，方瀾出生命的原子，而成功了許多的生物來。又從有生物之中一代代的淘汰，幾進化而爲最高級動物的人類。這樣推想起來，地球上偏要有人類這樣超越各種動物的智能，實在是很神秘意思的。說是爲擾害地球而生的嗎？我想稍爲有靈敏感覺的人終是不承認這種說法。你想地球多麼大，東西多麼多，都是我們大家的大家庭和公有物，說不定獅豹狼也是我們上古時代祖宗的叔伯呢，虫豸之類是我們上代祖宗的兄弟呢？伊們有的雖然常常在那兒搗亂，可是伊們們是可憐者——無智識——應該給我們的智能去擺佈伊們，使伊們的一家——地球——光輝燦爛，與別家——他個星球

——比賽比賽成績那個好些？這是我想地球要有高等動物站在上面去領導一切的本意呀？那是何等有意思呢！可是事實上不然，他們——文明人，所謂殺人利器越趨越文明的文明人——也不獨無領導萬物的資格，就是在自己人羣中強鬧個天翻地覆，他們腦中的觀念，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敗」，「強權即公理」，因此把純潔淨白的一個渾圓地球，點綴得赤血斑斑，充滿着悲慘氣象，更是那顯明劃成白黃黑各區域，裏面又分出一高一低的階級，擾擾攘攘，試問這樣你殺我殺你的世界有什麼意思，難道一樣是娛樂嗎？難道地球生人的本旨是如此嗎？

此下去，我們大家庭中的紛擾有停止的希望嗎？我們聰清楚自己是這世界的一分子，又是担負世界責任的一員，爲愛護我們的世界，回覆天地生人的本旨來，應該把我們的聰明發揮。我們承認個人的力量雖然很微小，似不足與雄厚的羣勢力抗；惟光明是不死的，積一分即加多一分的力量，況且世界決無孤冷的人，表同情而自然很多，所以我們要儘我們的力去尋求光明，合着大家的目標，同跑到和平的軌道上，這樣一來，世界何等光明而有詩意呢！藝術家再也不要悲咽吞泣的描寫了。

南非洲須林娜女士爲着現在世界的精糕，身受的痛苦，差不多要自殺，後來得着個新覺悟，以爲世界終歸無絕望的，是可以改善的，這點光明就戰勝了那柔弱的意志，做伊光明的事業，排斥黑暗的魔力，我讀了伊這篇文章之後，有所感觸，因作斯文。

### 斷片

(劉本案)

今天星期底止月半，學校例假放了一天假；街上爆竹聲——隆隆，人人面帶喜容地各尋樂趣，而心頭却緊忙得焦急！什麼英文生字呀！國文生字呀！代數習題呀！……都使他焦急得要命！

他忽地想起昨天寫給丁先生的信太潦草了，並且有許多關緊要的語應讀讀去；因此他竭力地把亂絲般的心緒鎮靜下去，把那昨天的信拆開來重新改過，然後把伊再抄上潔白的信箋上面，末了，便寫信封。他衷心研究竟不能完全鎮靜下去，一連寫了四五個信封，却得沒有一個滿他意的；於是他又復焦急得慌了，氣不過，丟了筆，只憑嘴吸吸氣兀自坐著，兩隻眼睛直瞪着，半晌不動。

後來他索性把信夾入不滿意的信封裡了。他忽又覺得閒着沒事幹而悶悶地了。在書房裡沒意地踱來踱去，瞥見案上一本裝訂精緻的冰心女士底春水，他竟又無意地拿過來，始而看，繼而讀，至於什麼詩意，詩境，他可完全沒心去思索去欣賞，只是那麼看着看着罷了。

英文，國文，代數，他今天仍是沒動手去學習。因爲他覺得人生，世界，都是空虛虛的，無須用心的，週身一切人物，其鑒於他自己底身體，都是累贅付厭的東西！

他很喜歡空想，一夢想。他敬愛的丁先生曾說他說：

「試引此世緒至學問上至種種社會問題上

去。能思考本是好習慣，惟空想則為大患。應即導入正道，使其有思而思。思而有得，應錄之以資考核，或以自然界為思考的對象，或以人生問題為思考的對象，或以所研究之學科為對象，則思之彌深而獲益亦彌厚也。」

當他讀了T先生的告誡時，只當做至理名言，不可違背；但是，不久便忘記了。

(二)

晚上七點多鐘，他洗洗澡，便和幾位先生同學們往海邊去的。

兩後淡淡的月亮，披上黑紗的衣裳，更呈開昏昏的天地。但是月亮姐姐偏解人意，一會兒，便卸去黑紗衣裳；而又放出幽輝，燦然笑了。

一共十二個師生，立談於海邊亭裡；還有三個游民，增加我們不少的談話資料。那三個游民——表面上看去好像中國人，不過他們不說中國話而能說別國話罷了。——剛在弄晚餐，身旁雜陳許多獸皮及布袋，破鞋，草帽等東西。

他呆呆地站着看他們弄飯吃；心頭却一起一伏地波動着：

「啊！三個游民從那裏來的？有誰同情於他們？……啊！我感佩中國底難民是怎樣地苦傷了！中國的難民呵！不知來自何處的游民呵！你們有的慘受萬惡軍閥的蹂躪，有的不顧戴着仁義面具的強盜的壓迫；異樣的事實同我的可憐呀！……」

他向來是個愛祖國愛故鄉的人，他因此寫下面一首詩：

天蒼蒼，  
海茫茫，  
在無盡的蒼蒼茫茫中，

夾着遊子的心情——  
鄉思潮湧！

(三)

一天晚上，他獨自一人渡到海邊乘涼，在草地上坐着，海風習習地拂面而來，涼快異常。坐久了，却靜默地湧起思潮來。他底心裡便低低地前襟似地波動着：

「那邊白雲的深處」，  
是我底母親家鄉嗎？  
呵！母親！

你底可憐的正在這冷寂的海岸底草地上，  
腦海裡瀉漾着你底鮮明的影子啊！  
母親呵！  
你底可憐的還是和未別時一樣，  
你切不可擔憂呀！  
你離我歸來，  
我並不是不想——不肯，  
我是怕——不能——不敢呵！  
唉！母親！我恨不能使你忘却我——  
像沒有生過我一樣；  
不然，怎能不使你擔憂呢？  
他的確是個多憂多傷感的人。他思念着他底故鄉，他更思念着故鄉的母親；但他底母親屢屢促他歸去，他却不能——不肯歸去。這大約是他對於家庭組織不滿意的表示罷。

他天天只是沈迷在五里霧中——無論做什麼事體，都不能安安靜靜地去做。假若事務繁忙起來時，他便焦急得惱怒得更一件事體都做不好。當他底情或迸發時，他覺得週身的事物

人獸，又都討厭不過，若盡他所欲為時，他立刻就要把他週身的人物毀除淨盡後纔能洩其胸中之憤懣似的。

更深月落，萬籟無聲，獨自徬徨於海邊的他，纏繞着無名的憂慮，默然地對着自己的黑影；

「唉！人生如夢，如夢的人生呵！」

他輕輕地嘆息着。

披瀝着白浪濤濤來，又洶七地滾去。

呵！去！跟着去！

昂昂七尺軀，

堂堂男子漢，

却找不出自家應走的路！

呵！去！不如歸去！

他孤冷冷地呆立岸邊，竟不知身居何處。

一直至更深人寂，他纔回去寄宿舍。

我願 (本案)

呵！天真爛漫的孩童呵！  
你們是我底迷網中的一線靈光呀！  
我已接受了你們不少的慰安。

我願！我情願虔誠地領受你們暗示給與的教訓呵！  
呵！天真爛漫的孩童呵！  
你們有着：

智慧而仁愛之眼光；  
你們有着，  
嬌嫩而活潑之笑容；  
你們有着：  
自由而純潔之思想！  
呵！可愛的小天使呀！  
我只一接觸你們，  
便覺心絃震動！  
愛悅異常！  
我只一接觸你們，  
便覺生活充實！  
無絲毫苦惱——妄想！  
然而，可愛的小天使呵！  
我又為你們而憂慮悲傷：  
我憂慮你們  
為萬惡的「無形之偶像」的監視，  
而失去你們那「寶貴之靈光」！  
我悲傷你們  
為無情的時間所迫逐，  
而滅損你們那「美姿」和「思想」！  
呵！可愛的小天使呀！  
祝願你們永遠中的一線靈光呵！  
呵！天真爛漫的孩童呵！  
你們是我底迷網中的一線靈光呀！  
我已接受了你們不少的慰安。  
我願！我情願虔誠地領受你們暗示給與的教訓呵！